

张永生 · 著
Zhang Yongsheng

褚耀先的生意是从死人手里接过来的。褚耀先的父亲一场酒醉猝死后，褚家的一切便毫无余地落到褚耀先肩上。褚耀先毫无心理准备，接过父亲生前毫不显达的生意，便以年轻人的雄心和不显山不露水的心计改写了祖父和父亲两代人以驼夫为生的历史，使褚家跻身于小商人的行列而在西北这座小城名噪一时。

商道

SHANGDAO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永生，笔名张帆，男，汉族。生于1956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中专文化。1971年参加工作，198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散见于区内外报刊；撰写的多部电视专题片经拍摄后在宁夏电视台播出。著有长篇小说《底色》、长篇报告文学《百年梦寻》（与人合著）。1994年1月调原中卫县文联工作，担任《中卫文苑》常务编辑。2005年起担任《沙坡头》文学期刊副主编、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至今。2005年当选中卫市第一届作家协会主席，2011年当选中卫市第二届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06年当选中卫市文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011年当选宁夏文联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至2008年《中国作家》聘为签约作家。作品曾多次获不同层次奖。现在在中卫市文联工作，任编辑部主任。

张永生 · 著
Zhang yongsheng

商道

SHANGDAO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道 / 张永生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44-0522-2

I. ①商…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3805号

商道

张永生 著

责任编辑 史 芒 刘峥嵘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237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张 19.75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44-0522-2/I·45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褚耀先的生意是从死人手里接过来的。褚耀先的父亲一场酒醉猝死
后,褚家的一切便责无旁贷地落到褚耀先肩上。褚耀先毫无心理准备,接过
父亲生前毫不显达的生意,便以年轻人的雄心和不显山不露水的心计改写
了祖父和父亲两代人以驼夫为生的历史,使褚家跻身于小商人的行列而在
西北这座小城名噪一时。

若深究起来,褚家是从驼队起家的。褚耀先的爷爷童年时从家乡民勤只
身逃荒出来,流落在蒙古草原给蒙古人放牲口,长大后给蒙古人拉骆驼,常
年穿梭于大漠和内地,把沙漠深处盐湖里的盐或者当地的皮毛驮出来,把内
地出产的布匹、粮食驮进去。褚耀先的爷爷在常年穿行的驼道一端发现了这
座小城是处养人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把根扎在小城的念头。小城属宁夏管
辖,西邻甘肃,北接大漠,南去是平凉、陕西,顺黄河而下,可到省城或包头。
因黄河水的恩泽,得天独厚的自流灌溉使这地方旱涝保收,再加旱路、水路
交通便利,自古是商贾往来穿梭的地方,因此,卫宁县也就闻名遐迩。褚耀先
的爷爷萌生了扎根卫宁县城的念头后,很是做了一番苦苦努力。褚耀先的爷
爷从懂事起就和骆驼打交道,他在骆驼身上发现了奥秘,于是用半生的积蓄
置买了三峰骆驼。当有了微薄的家底能够养活妻儿时,他才托熟人不计丑俊
不论贫贱在城里寻下一门亲事。褚耀先的爷爷娶褚耀先的奶奶时在城里没
有房子,褚耀先的爷爷就租借了别人家的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破旧黑耳房
把褚耀先的奶奶安顿下来,同时也把他漂泊半生的心安顿下来。褚耀先的爷
爷对苦日子的艰难刻骨铭心,因而是个极其节俭的人。为了把根扎牢在卫宁
小城他几乎到了口攒肚勒的地步,数年积攒,在小城里竟也买了两间能勉强
住人的小屋,这才算把窝筑了起来。褚耀先的爷爷成家后,又用半生时光,使
三峰骆驼增殖到十三峰。褚耀先的爷爷五十二岁撒手归天时,留给褚耀先父

亲的除了十三峰骆驼再没别的了。为了埋葬这个一生节俭还不算老的老人，褚耀先的父亲违背了老人的意愿，卖去一峰驼羔葬埋了老人。

褚耀先的父亲接过褚耀先的爷爷留下的十三峰骆驼，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拉起长长的一列驼队，沿着褚耀先的爷爷蹚开的驼道去走。那时褚家的驼队还构不成气候，只能混杂在别人的驼队里驮货，挣些有限的银两。褚耀先的父亲接过驼队后，没过三年便辞去替别人拉骆驼的差事，专心拉起自己的骆驼。褚耀先的父亲极富心计，他时常把内地生产的白酒、蔬菜驮一些，沿路行走，沿路分送给那些熟悉的牧主和牧人，这一极富人情味的举动使褚耀先的父亲在蒙古草原很快有了极好的人缘。在感情投资的铺垫下，如到了冬季需要驮的货多，褚耀先的父亲就向熟悉的牧人借骆驼。蒙古人看重情义，只要开口必不空手，这样，褚耀先父亲手里的一根缰绳常常能拉来一列驼队，有时能连出半里路长，很是壮观。褚耀先的父亲那时就懂得“借鸡下蛋”这一奥妙，比起褚耀先的爷爷只知道用骆驼驮脚挣钱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有了蒙古族朋友的相助，褚耀先的父亲来钱的路也就宽广了许多。褚耀先的父亲除了替货主驮运外，还做点自己的生意，把驮来的盐和皮毛批发给一些商号、作坊，再把粮食、布匹买上或者赊上驮进草原，往往是把货卖完再给人家付钱，这样几乎等于是用人家的钱在做自己的生意。褚耀先的父亲懂得怎样去挣钱，但不是个吝啬到一毛不拔的人，他经常把有头有脸的蒙古朋友请来到家里住、在小城逛，好吃好喝招待，住十天半月，等驼队再次进草原再一起回去。

褚耀先的父亲接过驼队用了六年时光就在城里置下一院挑檐出廊的房子。褚耀先的父亲虽然干的是驼夫的营生，但有了家业，也就意味着在他手里算是真正把根扎在了卫宁县城。自此，褚耀先的爷爷背着的那个“沙老鼠”的绰号也便被人渐渐遗忘，没有被褚耀先的父亲像继承十三峰骆驼那样继承下来。此后，褚耀先的父亲又用贩运挣下的钱添置了些田地。褚耀先的父亲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在他看来，褚家在他手里能到这一步已经很风光很荣耀了，已经达到了光宗耀祖的目的了。褚耀先的父亲酷爱骆驼，等家里

有了房屋和田地后,他每年都要拿出部分积蓄买一二峰驼羔,然后将驼羔交由蒙古族朋友牧放。驼羔长大后,又繁殖驼羔,这样他的骆驼就不费任何精力、物力在几个草场悄然增加。褚耀先的父亲心安理得地扯着手里的骆驼缰绳,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县城与蒙古草原之间,自始至终没有停下脚步以小财主的得意品咂享受人生。褚耀先的父亲在驼背上逍遥惯了,逍遥到家人和外人都不得其解,而他则悄悄地独自品咂着其中的滋味乐趣。

褚耀先的父亲接过驼队时还年轻,二十多岁,有着旺盛的精力和壮健的体魄。这一人生的大好时段不仅给他带来生意上的顺达,也使他的青春有了燃烧的机会。褚耀先的父亲是娶了妻的男人,但频频外出时常使他感到孤独寂寞,尤其是在沙漠里穿行,那孤独寂寞更是刻骨铭心,于是,在一路就有了几个相好的女人。褚耀先的父亲懂得怎样去讨年轻女人的欢心,一面小镜、一方头巾或者别的什么小巧稀奇东西,都能让那些蜗居大漠深处没有经见过外面世界的女人激动不已,把这个壮健的年轻人看作是豪爽真诚的朋友。草原深处的女人没有太多的拘谨,她们往往放得很开,也十分热烈,使褚耀先的父亲感到了一路孤寂后的温暖。褚耀先父亲的一生中就好上了这一口。

褚耀先是在驼背上听着驼铃声长大的,六岁那年他就被父亲带着出远门,一只驮筐是他的天地,困了睡、饿了吃,无聊时就坐在父亲怀里,随着驼背一摇一晃听父亲讲故事,什么“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在褚耀先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驼队每到一处贸易地,褚耀先的父亲就卸下该卸的货物,在熟悉的人家住上一天两天。如若不是贸易地,而恰恰到了该夜宿的时候,又恰恰碰上大漠里孤孤一户人家,这时不管夜有多深,褚耀先的父亲都不走了,在主人热情的招呼下,住进唯一的屋里或者毡包里,有肉和男主人大块吃肉,无肉就只和男主人大碗喝酒。驼背上有的是酒,够褚耀先的父亲一路招待朋友。或许是经常豪饮的缘故,褚耀先的父亲堪称海量,往往是他还没事,男主人却醉倒了。男主人烂醉如泥,褚耀先的父亲就借着酒劲开始收拾女主人,总是弄得惊天动地、叫声不断。有几次褚耀先被这种声音吵醒,便困倦难抵茫然无措地看着窗口发呆,但抗不住困意不时又睡着了。有一次月色皎

好,窗口透进光亮,褚耀先就看见了两个白色的肉体蛇一样纠缠在一起,奇怪的声音就是那两人发出的。开始褚耀先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及至八岁那年,他才彻底明白了父亲所干的事情。那一次是日落时分,好客的男主人到羊群里去捉羊,说宰了招待父子俩。褚耀先在外面逗着狗玩。在这荒寂的大漠里,狗是褚耀先唯一的伙伴。褚耀先带着狗撒了一趟欢子回来,听到女主人毡包里像被宰杀一般憋着嗓子叫唤,他懵懵懂懂不知究竟,便毫不犹豫掀开了门帘,这一掀,他看到了父亲和那个女人正在上演的一幕。褚耀先放下门帘站在外面,不时便又听到女人憋着嗓子的叫唤声。那一刻褚耀先首先想到的是狗连蛋、驴配种。狗连蛋驴配种他是见过的,只是他不明白父亲怎么也干着狗连蛋驴配种的事呢。父亲是人,人难道也是这样?褚耀先觉得父亲的样子太丑陋了,丑陋得让他难以接受。目睹过那一次后,褚耀先再也不愿跟着父亲的驼队走沙窝了,况且他已到了念书的年龄,父亲就把他送去念书了。

褚耀先的父亲到底挣了多少钱没人知底,除盖了一院房子外,依然过着不穷不富的日子。几十年里褚耀先的父亲没有改变过模样,夏天一身布衣裤,总是被汗水浸渍得汗渍斑驳;冬天一身黑布棉衣,腰里系一根驼毛腰带,出行时外罩皮袄皮裤毡靴,臃肿得像一头笨熊。唯一的变化是一张被太阳烤成紫铜色的青春而光洁的脸颊逐渐被岁月雕刻出皱纹,挺拔的身躯也被时光拉成了一张弓。在褚耀先的记忆里,父亲最鲜亮的行头是一身棕色绸裤褂,那是只有在出席别人家婚丧嫁娶的场面才穿的。褚耀先的父亲穿这一身行头,每每都要招熟人的戏谑调侃““嗨呀,驼子总算抖起来啦!”“驼子,你放着好穿戴压箱底,成年价打扮成个讨吃样,是要给钱当娃子吗?”褚耀先的父亲这时总是谦卑地笑着,说:“咱个受苦人,能抖的也就是自己的老二,还有啥抖的。”褚耀先的父亲手里拉一列驼队,受苦是真的,但若说没钱就没人相信了。别人若问起挣了多少钱,褚耀先的父亲就扮了哭相说:“嗨呀,好老哥哩,咱是小本生意,一年价混个吃喝就不错了,能攒下屁的钱。”“哭啥穷哩,谁不知道个你,好好拿银圆填骚窟窿吧。”其实问话的人是顺嘴说说而已,褚

耀先的父亲也便顺嘴搪塞,说完一圈人哈哈一笑了之,图个嘴上痛快气氛融洽而已。

褚耀先的父亲到底挣了多少钱,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褚耀先的母亲赵氏也探不清虚实。赵氏只听见丈夫的钱袋里经常叮当作响,但除了家里日常开销外,却从不往她手里交。对褚耀先父亲的抠门,褚耀先的母亲赵氏非常恼恨,认定了丈夫挣的钱都塞了“黑窟窿”,在外风流快活挥霍了。褚耀先的母亲这样认定丈夫是有根据的。褚耀先的父亲接过驼队后生意顺当而且正值虎狼之年,在外奔波月余,按说这样的男人归家后应急不可耐贪恋炕头之事,可是褚耀先的父亲却不,对身边睡着的女人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褚耀先的母亲为此赌了一口恶气,男人若不主动,她决不抽开裤带,哪怕那地方长荒了长严了也不,这种事只有船靠岸,哪有岸靠船的。褚耀先的母亲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惩治褚耀先的父亲的。丈夫不在家的日子十分孤寂,但褚耀先的母亲已习惯了这种孤寂,再说丈夫在家又能怎样,还不是守着个活死人,在眼前晃来晃去惹人生气。好在有褚耀先这个宝贝疙瘩,褚耀先的母亲才对日子有了盼头有了指望。

手里有一列驼队,要说褚耀先的父亲不挣钱连鬼都不信。褚耀先的父亲心里清楚,如果他愿意,驼队他可以雇人去拉,他只需打理好生意上的事就行了。但是他太热衷于烧酒和女人,搁着现成福不享,却愿意长年累月地去受苦。褚耀先的母亲赵氏就在褚耀先跟前发过牢骚:“你爹那个穷大手,非让祸水淹死不可!”褚耀先不懂母亲说的“祸水”是什么。在褚耀先眼里,父亲十分健壮,那么重的驮子一个人就扳搭在驼背上,而且一连几十个,搭完了至多擦擦汗。

褚耀先觉得父亲是个真正的男人,父亲有力气,摆弄骆驼就跟摆弄羊一样,再烈的骆驼到了父亲手里最终都得乖乖的。父亲不怕骆驼嘶叫、不怕骆驼把草食喷满全身,一根缰绳在父亲手里抖、拉、拖、拽,骆驼便随着缰绳起、行、卧、跪。褚耀先经常在自家的屋场边看父亲摆弄骆驼,那些骆驼卧下来就是一大片。等父亲再次拉着骆驼走了,母亲就喊上褚耀先去扫骆驼粪蛋,一

扫一大堆，扫下的骆驼粪蛋堆在院外，一个冬天炕洞里烧不完。

无忧无虑的日子褚耀先一直过到十六岁。十六岁那年，父亲说：“娃子，该给你娶个媳妇了。”在父亲的张罗、母亲的操持下，于是褚耀先稀里糊涂地就有了媳妇。媳妇比褚耀先大三岁，乳名春杏，娘家姓林。父亲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婚姻。对于父亲的说辞褚耀先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觉得炕上突然多了个陌生的大丫头，他感到十分地不习惯、十分地别扭。

褚耀先是在懵懵懂懂中完成了婚事的。和一个叫作媳妇的大丫头同宿一处，他却沒有男人的那种冲动。他明白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但有过童年时的一次目睹，他心理上就对那事厌恶。以至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月，一天夜里媳妇猫一样拱进他的被窝，热热的身子紧紧贴着他，他很不习惯，让媳妇睡到自己被窝里去，媳妇赖着不动，十分羞涩却也不容置疑地说：“我是你媳妇，就要和你睡……”至此，褚耀先才真正意识到，他和这个十九岁的叫春杏的大丫头无论如何是分不开了。媳妇先是睡着不动，过会儿便在褚耀先身上轻轻抚摩，极温柔的，以至摸到褚耀先羞于示人的牛把儿，褚耀先哆嗦一下抓住媳妇的手不让摸。媳妇悄悄问：“咋啦？”褚耀先说：“摸这干啥，人怪难受的。”媳妇压抑不住咕咕地笑了，说：“傻蛋，你娶我做啥？”褚耀先说：“扫炕叠被提尿罐子，还能干啥。”对这个回答十九岁的小媳妇十分不满意，手在褚耀先的牛把儿上扑棱两下又问：“你长这干啥？”褚耀先不假思索说：“娶媳妇呗。”这是实话，褚耀先在四五岁的时候亮出小鸡鸡撒尿，父亲便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时他不知道长个小鸡鸡除尿尿外还能干什么，是父亲告诉他长这么个东西就是娶媳妇的。小媳妇的手没有离开那截嫩嫩的肉桩桩，进一步诱导着：“你娶媳妇干啥？”褚耀先说：“传宗接代。”媳妇问：“咋传？”褚耀先难住了，答不上来，却很不服气，反问道：“你说咋传？”说罢似乎不满足这样的反问，又十分肯定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还不跟狗连蛋一样。”小媳妇没有说话，只是忍俊不禁笑得两肩颤动，随之抓住褚耀先的一只手按在乳房上揉摸，一阵后，又引导着手向下，褚耀先手底下便摸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异样的东西，小媳妇就忍不住呻吟了一声。这时的褚耀先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记

忆深处那丑陋的一幕不驱自散,强烈的好奇使他有了探幽寻秘的冲动。他已经不用媳妇引导了,他的手在那地方好奇地摸着揉着,问:“你这地方咋是这样子?”媳妇贴在褚耀先耳边说:“傻娃娃,女人都是这样子。”褚耀先“噢”了一声说:“原来女人是这样子!”就稀罕起媳妇的那个地方,又揉又摸竟弄得媳妇身子像蛇一样扭动。媳妇急切切悄声说:“上来……快!”褚耀先没有成功,十六岁的处子虽然知道狗连蛋的事,但不具备丝毫的性经验,以至那种新奇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自禁,未到达目的地就轰然坍塌了。就这,褚耀先也感到很美妙很美好,觉得这个比他大三岁的媳妇实在妙不可言。然而,褚耀先听到的却是媳妇长长的一声叹息。褚耀先没有再撵媳妇睡过去,他任由媳妇搂着睡了。

天亮时,褚耀先被一泡尿憋醒,他睡意浓浓地摸黑下地,对着双耳陶罐撒完尿,又回到热热的被窝里睡。媳妇也醒了,依然搂住钻进被窝的小丈夫,在他那还未发育成熟的肉桩桩上摸了一把,咕哝道:“才这么一点点……”褚耀先对媳妇的轻视有些气恼,他抓住媳妇的手甩掉说:“驴的长,你能挨住?”媳妇嗤一声笑了,说:“我就要你的。”又捏住那截肉桩桩拨弄。稍时,肉桩桩毫不含糊地英武了起来,在媳妇的暗示下,褚耀先再次趴上身去。褚耀先的肉桩桩像个醉汉一样找不到家门,在媳妇的帮助下,肉桩桩准确地摸到家门口了,褚耀先便急不可待地用力一拱,再一拱,就感到肉桩桩挤进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境地,随之,他听见媳妇忍不住地呻吟了一声。他不敢动了,只觉得自己的肉桩桩被一股温热的潮湿浸润着包裹着,其感觉比第一次更美妙更惬意。褚耀先昏头涨脑地完成了由处子向男人的跨越,整个过程慌乱而兴奋,没有留下多深的记忆。

至此,褚耀先彻底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对目睹过父亲丑陋的那一幕也如烟一般消散了。他原谅了父亲。

褚耀先喜欢上了自己的媳妇,尽管他还未真正长大成人,但初尝性爱后的那种新奇使他如馋猫一般贪吃。一次他摆弄着媳妇,也想像父亲那样来一下,可未等他猴上身去,媳妇一脚就把他踹下炕来,还十分气愤地斥责:“亏

你还是个念过书的人呢！人是这样子吗？”褚耀先非常恼火，却又不敢发作，他害怕惹恼了媳妇不理他，那就什么都干不成了。他站在地上，望着媳妇重新躺下。媳妇并没有扯过被来盖住裸露的身子。他知道她是在等他，可是他已没有了兴趣。他觉得非常扫兴，弄不明白读过书的人为什么不能那样呢。难道读书人睡自己的媳妇也要讲究斯文？他站着不动，媳妇却等不住了，说：“还不快上来！”他上炕去，钻到自己的被窝里睡了。

褚耀先婚后一年，父亲便让他跟着驼队出行。父亲说：“你大了，该学着做生意了。”褚耀先不想跟父亲去，他对拉骆驼不感兴趣，一路黄沙漫漫终日不见人，没劲透了。他对父亲说：“我走了家里咋办？”父亲瞪起眼睛说：“你妈不是人？你媳妇不是人？儿娃子不在外闯荡，守在家里一辈子都没出息！走！”褚耀先被父亲逼着上路了。路上，他赌气对父亲说：“我不拉骆驼，以后就当掌柜的！”父亲笑了，含着讥讽说：“只要你有本事，日后开几个商号，也算你书没白念，没辱没咱褚家先人。”褚耀先恼火地一拧脖子说：“你看着！”对于褚耀先的踌躇满志父亲不屑一顾，以为儿子是在说气话，就兜头一盆凉水泼下：“没学会走就想飞了，你以为掌柜的就那么好当？！”褚耀先斜父亲一眼，口气里弹射出不容置疑的挑战：“这有啥，不就是个做生意嘛！”父亲那样看褚耀先一眼，说：“你个驴日的……”褚耀先得意地笑了，背过身子掏一泡黄尿。父亲也把缰绳搭在肩头上撒尿。父亲并不停下，一边走一边尿，尿液就淋出一道细线，淋得裤腿湿了一坨。撒过尿，父子俩没有急于爬上驼背。这是一截较为硬实的沙土路，人走着不太费劲。路两旁长满一堆一堆的白茨，还有挺拔着的冬青，暮秋里泛出一堆一堆的灰绿，使荒漠有了几许活气。一根缰绳攥在父亲手里，父亲倒背了双手走得很疾，就这样头驼高扬的脑袋仍在父亲头顶上晃悠。父亲抖一下缰绳，头驼的速度就慢了下来，但后面驼队里有性急的骆驼撞着前面的骆驼，于是就响起骆驼的嘶叫声。父亲不理睬这些，扭头看一眼落在后边的褚耀先，催促一声：“走快些！”褚耀先小跑着撵上父亲。

褚耀先长大后这是第一次跟父亲走蒙古草原，儿时走过的印象没有全部抹去，有关大漠的种种情景在他走上这条没有改变的驼道时，便在脑子里复活了。他边走边回忆在什么地方曾看见过一只红狐，什么地方曾看见过几只黄羊，他期待着这些小动物再次出现，好拂去他心里的寂寞。可是直到走出通身的汗水，他的眼里也没出现这些动物，只有小小的沙漠蜥蜴卷着长长的尾巴从他眼前溜过，他撵几步使劲跺跺脚，小蜥蜴便射向一堆矛头刺或者一个小洞中隐藏起来。对儿子身上依然未泯的童性父亲不加干涉也无暇顾及，走得累了，父亲便扳住驼鞍踩着脚蹬一耸身骑了上去，一抖缰绳，头驼又昂扬着脑袋傲视着前方向沙漠深处走去。

对沙漠褚耀先并不新奇，他只是觉得漫长的道路使他孤寂乏味，这样的日子要过二十天甚至一月才能回家，第一天出行他就有些发愁了。他落在驼队后面闷闷不乐地走着，在一片密集的矛头刺丛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刺猬。受到惊吓的刺猬缩成个球，身上的刺根根戟指，但这丝毫威吓不了他捕捉的兴趣。他脱下身上的布衫，将刺猬兜了，这才撒腿向走远了的父亲追去。他没有让父亲把骆驼停下来，他把包着的刺猬扔进他骑的骆驼背上盛干粮的茭茭筐里，然后一手扳驼鞍，一跃身窜上了驼背。父亲扭过头揶揄道：“你不是不乏么。”他嘿嘿笑道：“我又不是骆驼。”刺猬给了褚耀先莫大的兴趣，排遣了他一路的寂寞。他扔几片菜叶在筐里，直到日落时分，刺猬才警觉地伸出头来，观察几次，去吃那几片菜叶了。一连数日，褚耀先精心地喂养着刺猬，想把它带回家养，可是在一次夜宿后，不知刺猬是怎么爬出筐子的，跑得无影无踪。为此，褚耀先懊悔了几天。

褚耀先跟着父亲走了两趟，对父亲结识的那些朋友关系户也就熟悉了。他们对褚耀先很热情、很关照，只是夜宿时褚耀先无论如何也不和父亲同宿一处，若没有另外的住处，他宁可睡在外面。父亲明白儿子在避他，但父亲并不忌讳这些，对那些相好的女人仍有着很浓的兴趣。父亲明显老了，与父亲相好的那些女人也老了，可是老了的父亲却又有了更年轻的女人与他相好。褚耀先弄不明白，面如锅底背已微驼的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使这

些女人温驯如猫百依百顺。

这对褚耀先是个谜。

褚耀先是经历过草原上女子的大方的。这次他跟父亲来，夜宿在苏木家。这晚苏木骑着马到别人家喝酒去了，家里就老婆和两个女儿。褚耀先和父亲从驼背上卸下该送的东西，苏木的老婆伺候父子俩吃过喝过，睡觉时，却没有把一根鞭杆放在铺中间，褚耀先心里就明白了。褚耀先是懂得这习俗的，一根鞭杆若放在铺中间，就是一堵神圣不可逾越的墙，尽管旁边就睡着女人，伸手可及，但你决不能胆大妄为恣意造次。褚耀先望望铺，说声“热”就把铺盖夹出门外。暮秋的大漠已经很凉爽了，到了夜里还得盖严实，不然会被冻醒的。苏木的老婆望着褚耀先用蒙古语不知说了句什么，父亲用蒙古语叽里咕噜回答了，什么话褚耀先没听懂。

褚耀先找个避风的地方铺好皮褥子，刚躺下，苏木的二女儿乌云其其格也抱着铺盖出来，距褚耀先二尺远的地方铺好。褚耀先问乌云她母亲说的什么。乌云说：“我额吉说外头有狼，让我来做伴。”褚耀先问：“你不怕狼？”乌云笑道：“我？当然不怕！”夜黑透了，静寂里只有骆驼的反刍声。褚耀先难以入睡，望着天空的星星，无聊地数过来数过去，却怎么也数不清。他感到了一种黑夜压在身上的寂寞。他想乌云是睡着了吗？可是乌云偏就没睡着，这时小声叫他，让他过她的被窝里睡。连叫数声，他绷不住了，说：“过去干啥？”乌云轻轻笑道：“睡觉呗，还能干啥。”褚耀先睡着不动，断然拒绝：“不去！”他懂得一个男人是不可以随便和一个女人睡一个被窝的，“男女授受不亲”，念书时先生讲过的古训还在他脑子里没有忘记。尽管乌云比他小，在他眼里她是他的小妹妹，但小妹妹也不行，他是有媳妇的人了，怎能和别的女子睡在一起呢。乌云没有计较褚耀先冷硬的态度，爬起来毫不忌讳地钻进褚耀先的被窝里。褚耀先睡不住了，坐起来说：“你钻我被窝我就走！”两人正叽咕时，包里不安分了，传出一阵牙痛似的呻吟声。乌云钻在皮被下没心没肺地说：“你听……好像谁病了！”不用听褚耀先也知道里面在干什么。褚耀先感到一张脸臊得发烫，站起身向卧着的骆驼走去。乌云弄不明白她喜欢的这个小男人

大哥哥不知怎么了,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竟这样待她。乌云十分地失望,也十分地恼火,恨恨地说:“让狼吃了你!”爬起来睡到自己的被窝里,过会儿赌气抱着铺盖到包里去睡了。

这一夜并没有狼出现,但褚耀先还是难以入睡,直到天快亮时,他才睡了一会。清晨起来,乌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褚耀先仍然很热情,看褚耀先的目光仍是脉脉含情。褚耀先知道乌云对他好,可是他懂得男女有别的规矩,心里装得都是他媳妇春杏,腾不出一位置给乌云。吃早饭的时候,褚耀先沉着脸望望父亲。父亲显得很疲惫,一夜之间眼窝似乎塌陷得更深了。

吃过早饭,父子俩一个一个搭好驮子,驼队又向更远处走去。路上走着,父亲猜到了儿子的心事,说:“她们不像咱那边的人讲究太多……”褚耀先恼怒地剜父亲一眼说:“讲究不多也不能……”至于不能什么,他相信父亲绝对明白了。父亲确实明白了,愣了一下,旋即口气里含几许解释抑或是求得宽宥的意味说:“娃子,她们是把你当自己人才……不然敢和你动刀子呢。”褚耀先没有说什么,他感到他无话可说了,在他有限的经历中,这种事他真还说不出的头绪来。他只是觉得父亲太“那个”了,父亲的行为太让他丢人。父亲怎么能这样呢!

褚耀先并没有因父亲的话而消散胸中的恼怒,他气鼓鼓地和父亲并排走着。父亲直视着前方,很自信的,仿佛忽略了儿子的存在和儿子摆出的脸色。在褚耀先眼里,这时的父亲才像个父亲,一副什么都不怕都不在乎独行天下的样子。默默地走了一阵,父亲开口说:“娃子,你大啦。这辈子记住,好男人在家不嫖、出门不赌。”

褚耀先感到父亲的话突兀得莫名其妙,说什么不行,偏偏说这么一句。父亲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吗?他来不及深究细想,顺口问道:“为啥?”

父亲笑说:“这是古训,自有道理在里头,日后你就明白了。”

父亲的解释并没有使褚耀先满意,他犹豫半会说:“你……”

父亲明白儿子想说什么。父亲说:“跑了这些年的沙窝,爹孤孤单单的,若没有她们有情有义的照料,爹怕是早让狼吃了,还给你挣什么家业。”

褚耀先觉得父亲这话还有几分道理。父亲寒来暑往穿梭于大漠之中,干着贩夫走卒的营生,吃尽了苦头,不为他还能为谁呢?但他细细想过,就觉得那话里还有其他味道,父亲话里明着是说理,暗里却是为自己开脱,既然朋友们有情有义,咱就该更有情有义,朋友妻不可欺,睡人家的老婆这算什么?褚耀先这样想着,嘴里却说:“乌云她妈和你好,我没说的,可是……”

父亲看着褚耀先,那样看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傻小子,这感情的事你不懂,以后或许就懂啦。”

褚耀先对父亲的不以为然有些生气,他剜了父亲一眼,近乎挖苦地说:“驴才那样!”

父亲没有为儿子的挖苦感到羞耻,却哈哈笑了起来,说:“驴日的贼,以后轮到你跑这里,别像爹一样,才算你是个能守住的男人!”

褚耀先气哼哼说:“放心,我不会像你这么日烂!”

父亲咦了一声,脸色即刻阴沉下来。褚耀先不敢再说了。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他知道的还太少,至于感情,他似乎刚摸着个边,说不上这东西是水还是火、是良药还是毒药。但他觉得,一个人心里老惦着另一个人,这怕就是感情了。

褚耀先跟着父亲断断续续跑了几年沙窝,学会了做生意,却没有当上什么掌柜的。因为父亲除了驼队没有置下一个商号,他也没有从父亲手里接过驼队的缰绳,父亲倒时常说:“驼队以后就是你的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父亲干得正上劲。父亲喜欢烧酒和女人,所以父亲就必须扯紧缰绳不丢手。父亲挣的钱够褚耀先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这种酷暑难当寒冷难抵的拉骆驼的活儿他实在不愿干。母亲也不赞成父亲有些年岁了还在外面跑,照母亲的意思,父亲应该雇个人拉骆驼,这样父亲可以在家好好享几年福。母亲就当着褚耀先的面斥责父亲是老贱骨头,搁着现成的福不享,把腿都跑弯了还跑。

父亲的腿确实弯了,而且弯得很厉害,站定了在那里,两腿间能轻轻松松钻过条狗去。在街市上,和父亲要好的熟人就讥笑父亲:“褚驼子,你是夹

了个气卵子吗？你看你，两腿叉得像城门洞，你婆姨挨×也叉得没你大。”

“褚驼子是趴女人趴的，功到自然成呀！”

对于熟人的调侃父亲并不在乎，有时也会幽默两句：“咱这城门洞咋啦？咱出门骑驼，进门骑人，你有这福气？”

“咱是没你这福气。你小心那截肉烂掉。”

“能烂掉吗？，家当越使才越结实哩，就像刀，不磨能快吗？”

“胡喧哩，色是刮骨的钢刀，你看看你这身板！哎哟哟……”

“咱这身板咋啦？咱这是秦琼的马，有内膘没外膘，结实着哩。”

“结实你就趴去吧。喂，你说说，那边的女人到底咋样？”

“你想听？”

“不想听问你干啥。”

“给你说，可攒劲着哩！人漂亮，有情有义、百依百顺……”

“谁问你这个……”声音就低了下来。

“胡扯，你不知道，那个水呀……”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有人说：“没把你淹死呀？”

“咱是啥人，黄河都敢下去，还怕那点水水！”

“褚驼子你行！骆驼身上行，女人身上也行，本事呀！”

父亲和那些人开这种玩笑的时候，褚耀先就烧着脸躲开了。这时候褚耀先瞧不起父亲，觉得父亲没有廉耻，竟把肮脏事给人宣扬，一点脸面都不要。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他又不能把父亲怎样，甚至连过火的话都不敢说，只能躲开了任他们由嘴去说。

褚耀先的父亲确实没有闲下来享过什么福。褚家上几辈都是穷人，至褚耀先的爷爷这辈才算有了点儿家底，到了父亲这辈，才算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或许血液里就有着勤劳的遗传，褚耀先的父亲有了钱也不愿让双脚闲下来；也或许这个男人对烧酒和女人太上瘾了，驼队成了他一生中通向烧酒和女人的纽带。